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

庚申季春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議留賢能餉司以重新
儲事自遼陽餉司之爲東事設也每歲金錢
數百萬皆其所出納糧料數百萬皆其所收
支軍馬十數萬皆其所查覈其繁苦視各邊
管餉者已數倍之而又事出初創人多妄求
名色紛淆頭緒混亂忽新忽舊而餉食不常
時東時西而掛號重出安家已領于原籍而

此又希圖坐家偶及于一鎮而衆遂比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蓋新餉難而治新餉于今日抑又難矣非精神強敏不足以當繁劇非識見沉定不足以斷叢雜非執持堅毅不足以柱覲覲非心思慎密不足以入細微而以職觀于管餉郎中單崇者皆足以兼之職每嘆海內困窮物力空窘居恒語道將曰此新餉者在內則百姓骨髓在遼則職之骨髓也柴立一軀能堪數折幸相愛惜然不甚以爲

皇土意每兵將妄有請乞輒持軍中宜廣大不宜
織嗇之說亟議予而職每病之獨崇據理會
覆唯唯不能奪只此一節歲所省何啻數萬
計而至其操勵之清潔則天稱欺天者投豺
舁虎法馬違法者斷子絕孫崇固有盟言在
矣自數月以來本色已空折色又盡差官四
五輩守候兩三月屢請戶部不肯發而崇之
催促乃愈急或以爲崇危崇曰眼見軍餓思
譁馬死殆半洵變在旦夕而猶避激聒之罪

不爲饑軍請命以弭此旦夕之禍是負國以
負部堂也卽部堂亦安用此負國之屬吏爲
而職以此益歎之重之今崇差滿一年矣以
親老力求代去職旣屢屢懇留又兩次遺書
計臣李汝華勿允其代謂借寇可得而不謂
竟以傳國題代也當此上下中外不肯同心
應手之時又一道病去兩道丁憂之日復奪
崇以去而與一新相知者共事職戚矣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仍留單崇管遼東新餉以三年爲

期如各邊管餉例使官軍實受其惠度支實收其效而職亦藉手以獲同心共事之益豈曰小補之哉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等官張問達等題爲奉

旨會議守備不設律例仰候

聖裁事山東司案呈先該經畧熊廷弼題爲謹遵旨斬三逃將以正軍法併申明守備不設律例以定官守事等因題奉

聖旨這守備不設律例着該部會議具奏該臣會

同戶部尚書李汝華等太常寺少卿徐可求
等戶科等科給事中官應震等河南等道御
史房壯麗等備查得先年律例公會議得
望茲朝廷設官原爲保安疆土人臣效忠議在計
日會安社稷况守巡官以兵備爲名則綢繆劬
敕寧疆圉豈異人任若平日不能選將練兵
臨變又不能督戰盡力悠悠忽忽互推互諉
至于弛備撤守寨城陷沒猶卸擔將帥以自
寬則

皇上聖訓
官職
軍實
受其惠
文實

勅書所責成者謂何顧名思議兵備官誠有不得
逃其咎者况奴氛熾如燎原人心畏如赴火
尤宜倍加申飭以警積弛若僅僅以一爲民
了事則全軀保妻子之臣進無必死之虞退
有偷生之倖安往而不規避哉此經臣所爲
痛恨于邊臣偷安而欲補條例之未備也臣
等查得嘉靖二十九年舊刻續題條例內一
款云守邊兵備官駐劄該城先期托故遠出
臨時潛踪避匿及守備不設以致失陷者比

照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律充
軍若守巡原無定駐止是遙制失陷者叅奏
爲民是先年條例原未嘗僅以爲民之例寬
守巡也迨後來修例者因承平日久武備漸
輕刪去守巡兵備官一段止從爲民之例而
竊祿倖生之輩遂覺官命重而法紀輕積漸
廢弛遂至于此茲當夷虜猖獗之日難同清
平無事之時自當仍申舊例以肅人心今議
守巡兵備官駐劄該城致有失陷者照舊例

克軍原無定駐止是遙制失陷者照舊例爲
民其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不至失陷卽
係駐劄處所降三級調用如此則功令森嚴
旣惕邊臣之積玩而情罪允協仍率先朝之
舊章庶令身任巡守之寄者皆知誼無可逃
罪無可避斷不敢因循怠緩踈守備以再誤
邊疆若賣放軍役尅扣軍糧致有失陷者外
則有該地方按臣查叅之法內則有該部臣
科臣臺臣叅糾之法臣等執三尺隨其後又

當執據本律繩以大辟曷敢少縱至條例一定法在必行令難再易竊見近年以來國法廢于游移人情習于玩忽卽如近例所載守巡官駐劄該城失陷者爲民矣而爲民者誰非駐劄處所者降級矣而降級者誰所以邊臣日玩一日邊防日弛一日今自申明舊例之後凡有邊方失事應遣戍者必遣戍應爲民者必爲民應降級者必降級朝無錯貸之法自人有效死之忠肅軍令而申國威關係

非渺小矣既經會議歸一相應題請恭候

聖明裁定

勅下臣等刊布內外衙門一體永遠遵奉施行

○新補南京戶部江西司添註主事牛維曜題爲
摘目前之急務申疇昔之膚言以備採擇以
裨遼左事竊見遼左之危不啻纍卵矣職生
長西陲素諳邊務而乙卯丙辰曾待罪于寧
前山海至開原遍歷其要害東夷與西虜洞
晰其情形惟是邊疆下吏無能上瀆

宸聰曾于督撫院道條上其事謂奴酋蓄謀叵測也則有請勦建酋之議謂勦奴必用餉也則有糴粟百萬之議恐東西合謀急當渙其交而結其心也則有講款始末之議杞憂廢恤不幸言而中矣顧救昔日之遼易救今日之遼難就職之身親目覩者言之遼左燃眉急務有八而奴之所以取敗者有三焉請陳之

一曰募兵近地夫足兵之法已計無復之矣調于各邊則方鎮空虛招于遠地則沿途騷擾

惟燕趙多慷慨之士曩以撫清被捨開鐵失
守寒心不敢應募今遼陽守敵愾振矣若食
以厚餉激以重利則懷竒抱異之人自有聞
風嚮附者水土服而行糧省此當急者一也
一曰開屯畿輔夫括天下之財以餉遼者利孔
亦盡開矣然千里運糧士有饑色俱非久遠
計也以職籌之畿輔左右軍屯民地拋荒不
下數十萬頃以募兵之法募屯以安家之費
易牛種其于夾海葦場蘆澤之區引流通洫

制爲水田授爲世業則從者如雲計畝分獲
當亦不下數百萬此當急者二也

一曰用遼運餉今蓋復所貯海運之糧不下三
四十萬星屯雲積防獲甚難而車轉牛輸遞
費益鉅聞南衛所募之兵全伍逃去夫此輩
旣領安家月糧十月餘來不知糜朝廷多少
實餉寧令其逸而不返耶儻俾原募之臣往
諭以義令人守其土由復蓋立撥法各以其
界交遞計人負五斗道分十撥此二萬人日

可致千石于遼城不猶愈于車牛之費乎此
當急者三也

一曰練兵寬鎮北關朝鮮皆附中國而仇奴酋
者開原失而北關擄寬鎮失朝鮮能不危乎
今當速挑精兵三萬擇一智勇道將團練于
寬鎮之間東爲朝鮮聲援西爲遼陽犄角明
獲金復之餉暗伏襲取之竒此當急者四也
一曰款制西虜夫遼之危在東西交訐耳虎
慙擁兵十萬有泰山壓卵之形特增賞數萬卽

結盟而退滾吉浪素等捨曹庄犯寧遠殺郭
將襲連山戍中軍勢亦岌岌矣職往復講折
舊額之外所增不過百餘金迄今東夷大變
而河西恭順如故則款之明效大驗也若撫
賞以時物毋濫惡慙與三十六部落貪我重
餌受我羈縻必不忘恩事仇以輕與奴合此
當急者五也

一曰戰守機宜夫撫順者制夷之門戶也撫順
破而當事者遂棄之以致偵探不的損將屠

城全遼震恐三輔戒嚴皆由于此使非經臣
出而整頓遼之爲患尚忍言哉職以爲此時
遼勢旣張宜分步兵三萬馬兵一萬徃撫順
城以步兵分三營馬兵分兩翼步之第一營
用車馬陣馬兵爲翼從兩旁輔之第二營第
三營更迭在軍營之前深溝高壘立爲老營
十里一舍數日一移遇賊則兩翼衛車擊以
火器退則兩翼夾車而行直至撫順亦以三
營遞修其城賊出則堅壁以待之賊退則修

言選石書 卷之四十一 九
城以守之機有可圖或反間或招揀或徑取
逸在我而勞在敵蓋守以爲戰而復以戰爲
守制奴之術端不出此此當急者也

一曰申嚴紀律職嘗仕于遼矣遼之因循苟且
覆軍殺將皆寬之一字誤之也自古名將斬
寵姬戮倖臣有以取一笠而梟首街市者誰
不主于嚴也經臣以法弛則玩玩則糾之以
猛不得已而爲救遼之術儻以其嚴而少之
則此議一出將吏藉以規避軍卒藉以逃亡

其禍可勝道哉甚無因人言而少緩其法此當急者七也

一曰加派地畝古來綠林黃巾弄兵潢池皆無恒產之人爲饑寒所迫耳未有巨室大家以輸納之艱揭竿而起者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姑每畝量加數釐可有數百萬之餉非不知閭閻痍瘵忍爲此椎肌吸髓之謀顧救焚拯溺不得已而出于下策此當急者八也職料奴酋之所以敗者何也地瘠

人貧五穀最少惟貂與參借此糊口一旦斷
其市易則部落無資一敗也數十年以來殺
人父兄擄人子女掠人土地毀人墳墓勢驅
威迫慘刻毒害四面皆敵腹心皆患二敗也
財貨堆積鎰重如山戀棧之馬不能遠離巢
窩三敗也負三敗之勢而陸梁至此豈真有
戰勝攻取之能與遼金爲伍哉夫遼當契丹
之世山後十六州皆其幅幘黃龍之東西南
北數千里屬其統馭所以朝發幽燕而夕至

中國蓋未有不併吞諸夷而能憑陵華夏者
乃奴酋么麼小醜不過咆哮于山林蠢動于
一隅已耳其捨撫順也激于採木之仇出其
不意逞于一擊以試我之動靜不虞三路出
師一敗塗地借寇兵賫寇糧開原鐵嶺如入
無人之境今又將併力以攻遼遼亦狼狽甚
矣必有盖世人傑如管葛韓范方能固吾圉
而褫狡酋之膽經臣固能辦此者也他日守
備旣裕堂奧無虞經臣率大將提兵壓境以

二十萬衆列爲數大營山立嶽峙唇齒相依
猛士如雲突騎如虎迭入迭出倏正倏竒奴
且疲于奔命鳥在樊兕在匣不戰而坐困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新兵脫逃有故四衛轉
輸無人謹酌議處置之法以資轉運事職前
接經臣熊廷弼揭帖新兵全伍脫逃等事大
畧謂贖畫劉國縉所招新兵全伍脫逃至自
認馭軍無律之罪不忍傷贖畫一字職于是
深服經臣用心之厚遂移書贖畫令上疏引

罪以明臣子之義久之贊畫始送揭到職職
覽之似辯疏非引罪疏也惟是職頃奉

嚴旨毋得稱病杜門致悞邊事竊思邊事之最重
聖旨者無如轉運一事而轉運之最多者無如海
蓋一道職請得詳剖于

皇上之前可乎據贊畫疏云招兵時一應雜役俱
許爲開豁今運餉運草買牛買車差事如麻
子當兵而父母坐監夫當兵而妻子坐監及
查經臣原疏據熊錦詳報各軍供稱俱是各

給免票暫借一時今聞家中差役繁苦哭聲
震天趕回之後復去將完由此觀之兵之來
也以免差而來兵之去也以免差而去惟
贊畫之言不信故各軍之心不堅此新兵脫
逃之故也前經臣疏奉

聖旨召募新兵原爲分防之用乃全伍脫逃贊畫
所司何事着會同該道設法處置嚴拿着伍
有抗匿的解送經畧正法
明旨凜如贊畫欲完兵之局不得不求信免差之

令假令投軍之家一門父子兄弟襍泛差役
盡行優免而轉運之計于是乎窮矣何也贊
畫兵共一萬八千一百二名每名一家老幼
大約以五六名爲率不下十餘萬一應運餉
運草買車買牛之役俱准優免論氓黠有力
者巧附募軍之門衛弁貪而狡者大張漁獵
之網其慨然應當雜差者能幾何人力難支
撐勢必盡逃是合金復海蓋四衛將來無一
人應差者不知海運米豆六十萬石可教何

人運送議買牛二萬六千隻可教何人領養
此立窮之術也今海蓋道副使康應乾署分
守道事僉事韓原善呈詳到職俱稱車牛已
備只苦趕運無人以職愚計贄畫原招兵一
萬一千此係情愿投充難容姑貸其僉兵七
千有非出情愿以免票誘哄一時畢竟不爲
我用似宜追還安家聽其寧家照舊派差者
也卽一萬一千招募之兵經臣貽職書云仍
勒挑精壯解驗以其壯者從征或戍南衛而

揀其弱者以趕牛車此誠確然之算無容更
議者職意旣戍南衛無離父母拋妻子之苦
一門老幼雜差仍應照舊編派通不優免且
各軍旣坐食家門月餉一兩五錢不無太多
相應併議減削以省糜費至于爲首倡逃之
人法不可縱經臣自有裁處職不敢置一喙
矣抑職又有說焉當時建議者爲以遼守遼
之說劉國縉爲遼人領袖挺身招兵自衛桑
梓豈曰非宜國縉貽職書謂數十萬不難立

致頗有易心職竊憂之遂于去年四月二十
五日移舊經畧楊鎬書云劉贊畫自任事誠
勇然在家門招兵終是鄉官體面不便行事
須委才幹將官二員分任其事挑選訓練一
面招集一面督發遼陽着伍不然遊食脆弱
之徒貪安家而烏合獲安家而星散昔年葉
主政領銀三十萬招兵竟成烏有恐不宜視
招兵事太率易也職區區愚慮竊已料其必
逃何也無約束無訓練之故也贊畫今日惡

得盡以將官撫馭失宜爲解哉至于本兵不
體經臣苦心屢以口語相角內外同心共濟
之誼不應如是蓋本兵所處雖難而徵調猶
望則可立集經臣所處極危一延緩必致僨事大
聲疾呼情在可諒且懲弛之後法不得不嚴
而操縱互施恩威並用實未嘗專主于嚴書
不云乎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罔功行兵
何事也而乃以嚴爲諱乎長安悠悠之口實
非通論本兵欲引以定經臣之罪案自爲異

善通碑畫 卷之四十一 十五
日推卸之地亦過矣更乞

天語嚴諭本兵應調兵馬速催發出關毋再口
語爭辯致灰經畧任事之心統惟

聖明省覽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懇乞

聖明檢發部科諸疏以便責成主持派運分數以
求畫一以重邊計事山東司案呈准督餉李
長庚揭稱前事到部該臣看得海運之法初
于秦歷漢唐宋元至

國朝洪永弘嘉間皆嘗行之卽我

皇上前此亦嘗行之非自今日始也特于今日爲
第一義因遼亟餉因餉亟運較航海于梯山
難易遲速之間相去懸矣餉臣按累朝之故
事採輿論之僉同而斷以已意矢志擘畫竭
力仔宥一切造船僱船之檄相望于途先期
而戒衣襖者甚具如派運淮上則截漕三十
萬山東則本色六十萬天津則運漕并召買
三十六萬兼以協運薊永二十萬共計五十

六萬總派之海者一百四十萬而派之陸者尚六十餘萬量地分派可謂曲劑又如遮總從淮開洋則成山設有嚮導從淮抵膠州起陸至昌邑歷河入海則多助登萊船隻以便協運趨夷避險可謂周防餉臣一片爲國苦心至矣顧條議在餉臣允從在

皇上乃餉臣則經臣計兵已定愚職計餉難緩有疏又嚴催造僱淮船有疏又淮船造僱愆期有疏又科臣李竒珍淮船勢在必需有疏官

應震敬抒援遼管見有疏以佐餉臣海運之
議卽臣部題覆多矣其或題而徑行覆而未
盡大抵謂餉臣科臣謀悉計詳無煩聒瀆惟
俟

明綸一渙可共遵行無奈呼

閭多隔有餉臣之疏下而臣部覆疏不下者有
部覆疏下而餉臣科臣疏尚未下者當此遼
事危于纍卵餉臣急如救焚

廟堂之上猶然置若罔聞先成一廢弛不振之

象以是在事諸臣習為因循安得不借地方
 艱難之說互相推諉如山東派定本色六十
 萬而從鄉紳之請欲減一半淮上派定截漕
 三十萬而聽衛官之評不肯開洋舌沸牘騰
 迄無定畫則必不救遼必不需海運而後可
 而十八萬之健兒從何供億二百萬之芻粟
 從何飛輓則

皇上其謂餉臣何且謂遼事何也餉臣計無復之
 是以請檢發部科諸疏以便責成請主持派

運分數以求畫一甚至請罷斥以感動

皇上以激勵諸臣無謂當斷不斷反成其亂將來
遼餉不敷是誰之過

皇上尚謂可已乎不可已乎登萊爲餉臣建鉞地
稔知本色易于折色且運道頗近故三十萬
之外復加派三十萬豈盡謂地方可加抑以
派之淮上天津者額數已定欲他派而無從
正餉臣所謂此處言多而彼地派原不少一
處求減而他處誰肯復增者兩言可決何待

會議東省撫按爲地方惜士民亦當爲朝廷
惜封疆斷不得強執求減之說令餉臣進退
兩難至所需糴價船隻臣前覆疏已詳明矣
有通惠河而後海運廢然遮洋一總仍存淮
上運例未盡廢也况東征時曾舉行乎故道
可循復者豈難于初者且三十萬之運較天
津登萊獨少止以隨截隨開可期速濟而駕
言併發天津是何說也如遮船已改獨不可
更造乎卽更造無及獨不可多僱沙淮二船

乎會議當行不會議亦當行但其久不習海
今歲姑從膠昌一道與萊船合幫而往可無
他虞矣天下事豈能有利無害第擇其利重
害輕者行之藉以風濤之險竟格海運不行
則行師亦險道也從未有不折一兵不費一
矢萬全無恙者今奴酋未滅亦以兵凶戰危
遂已耶非常之時乃有非常之事不謂濟變
難而通變亦難也非常之事乃屬非常之人
不謂黎庶懼而豪傑亦懼也祇緣遮總衛官

言述石畫 卷之四十一 十九
憚于汎海山東士民慮有加無已故各爲是
說以煩當事者之申請而當事誼切同舟其
爲國分憂之念未嘗不與餉臣共之惟在

皇上速沛

嚴旨責以斷然必行毋容傍阻則淮上總漕與山
東撫按便有辭于地方而擔當必勇餉臣亦
可藉手終此運局此其所以籲天而獨懇也
既經該司前呈相應題請伏乞

皇上念遼餉萬萬難缺海運萬萬難遲將餉與部

科從前諸疏一併發行仍

勅淮上總漕山東撫按各照餉臣派運數目作速
預辦輸轉船隻應造者造應僱者僱米糧應
徵者徵應買者買有司一體如議遵奉毋違
儻有仍前執爭觀望延遲者聽科臣以違悞
軍機叅處如此則議歸畫一法重責成可解
餉臣掣肘之危可紓遼左燃眉之急而疆場
斷必賴之餉臣幸甚臣部幸甚

○戶部尚書等官李汝華等題爲會議畫一事該

臣部題爲新餉分用過多臣部催解不至遼
餉將絕內變將作懇乞亟允會議畫一之令
以便催餉以濟危急事奉

聖旨募兵諸費屢旨着各衙門分任如何通不遵
行若槩用加派以致遼餉斷絕誰執其咎還
着各官會議畫一具奏臣等謹遵奉

明旨會同兵部尚書黃嘉善等齊集中府面相商
確據先年題稿查得安家舊係兵部器械舊
係工部馬價舊係太僕寺近因偶乏暫借戶

部地畝銀兩不虞地方官借口安家馬價器
械之用一派開銷了事遂外解不至遼餉斷
絕矣又據戶科給事中李奇珍等議單亦稱
月糧行糧鹽菜草料內顧等銀隸在戶部器
械隸在工部安家隸在兵部馬價隸在太僕
寺查兵部有缺官柴馬絕軍變產工部有二
八事例弓絃折色太僕寺有拖欠馬價但恐
所費不貲所有不敷多官會議將地畝內除
順永二府援兵駐扎及轉運銀鞘器械糧草

登萊二府轉輸米豆皆重叠苦役除四府量
加一釐外其餘每畝量加二釐約得二百二
十萬內分二十萬爲工部器械之用其一百
萬爲兵部安家馬價之用然以二釐一解七
釐又一解恐地方不便今算就山西陝西二
省蘇州一府四十七年三釐五毫銀四十八
年九釐銀約該九十四萬二千四百三兩一
錢徑解兵部爲安家馬價其鎮江廬州鳳陽
三府四十七年三釐五毫銀及四十八年九

釐銀約該一十九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一
錢九分徑解工部爲器械其餘省直地方九
釐銀通解戶部糧餉之用已經分析極明白
則用者與解者俱便以後地方應解戶部錢
糧不許那移別用以誤遼餉以前安家器械
馬價借過戶部之銀作速補解太倉以便奏
發遼東如有仍舊那移別用者究叅降級臣
等多官咸思逆酋煽虐開原士女橫遭慘淫
焚燒幼弱屠戮殘年今海內人民尚得各安

室家亦託遼東經撫諸臣運籌之力卽令有
田之家總計前後每畝通助九釐一以爲國
效忠一以爲家保障亦情勢之不容已者臣
等多官又思兵不足則遼陽不可保餉不足
則兵不可保而封疆社稷隨之安危則兵工
再加三釐亦時勢之不得已耳總俟東事稍
平卽爲停止戶部仍議于加派一年者許免
帶徵一年加派二年者亦免帶徵二年以示
皇恩以甦民力臣等會議俱已畫一伏乞

皇上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竒珍官應震議單看得遼議用
兵十八萬須餉八百萬今據兩次加派地畝
銀僅四百萬而止置買舟車牛騾之費已不
啻百數十萬而器械安家買馬等項又悉取
給于中則地畝加派止足供各邊腹扣留而
十八萬之師能無米而炊枵腹而戰乎按東
征之役月糧行糧鹽菜草料內顧馬乾等銀
隸在戶部器械隸在工部安家隸在兵部馬

籌邊存畫 卷之四十一
價隸在罔寺豈故爲是區別哉軍國之事各
爲任則易舉獨爲任則難勝也且自知區處
之艱則愛惜必周而浪用他人之物則痛養
不切也今各部分任屢厯

綸似可無煩擬議但器械所用不多且近有戶
八工二事例卽有不敷猶易設處惟是買馬
安家所費不貲則兵部之分任尚費商量耳
今驟責之兵部必以爲戶部有加派兵部無
有也而不知今日之新餉豈戶部額設哉夫

亦多方措處從長酌議者也查有拖欠馬價
絕軍地產缺官柴馬等項向因有動支地畝
之靠未嘗極力清查耳儻就中搜括使不至
有那欠豈無足濟目前者項奉會議畫一之
旨採之衆議有謂問寺馬價可暫折者若謂馬不
可缺則扣留一半以備本色之用尚可以餘
半供新兵買馬之費也有謂班軍亦可暫折
者與其徒克領班者之蠹何不取之爲徵調
者之用也更有謂南京問寺亦可暫折者如

再不足卽以戶部留稅酌議截分亦愈于舉
新餉而盡用之也先是兵部咨稱安家馬價
賞功屬之兵部徃例昭然不敢推諉則業已
自認之矣今畫一之令再申則噐械歸之工
部必不以朽甲鈍戈徒飾軍容之具安家買
馬歸之兵部必不以逋亡孱弱之衆羸瘦不
堪之馬空糜有用之地畝銀兩不那用于
兵工二部則戶部亦不得藉口于四分五裂
以自弛其足食之計職掌既有攸分交修自

當共濟竊謂于今日爲便計也一得之愚如此惟諸明公裁擇焉

○廣東道監察御史毛一鷺題爲遼陽日蹙一日國勢日危一日謹陳緊要之議用抒狂瞽之愚以救危亂以策治安事職歷觀往牒見夷虜縱橫無不旋撲滅卽以宋之積弱而亦屢屢屢捷所以挫抑夷虜者史不勝書何至我國家今日尚據全勝之大勢乃坐困于彈丸之小虜致克焰彌天肝腦塗地而莫敢誰何且

言兵則調募之令四出而愈見其寡言餉則
加派搜括之術已遍宇內而愈見其乏言籌
畫則議論爭執意見各出人人自以爲良平
賈鼂而愈見其拙何也則以

廟廊之上主張無人因而左支右吾規模之未
定也又因而此推彼卸責成之未嚴也自

皇上靜攝深居所恃以通上下之交者只此章奏
一綫然亦請不必下下不必行行不必信此
中之線索似有別操天子之威靈幾于不振

所謂御委其勒馬駘其卸已足寒心乃政本之地復爲彈射之場部院之權漸成委轡之勢語曰有重臣而後有威君今

皇上已無重臣矣此時急務莫如多補閣員已經聖心簡在者卽宜速俞近爲輿論共惜者何妨補牘更照先朝李賢等事例于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衆曾歷邊疆識力並擅者推補一員入閣以共機務叅酌異同凡事係邊情者衆謀旣協務在朝上夕下

王言一出等于雷厲風行職謂主張之當議者此也夫作室者必先度材幾何度工幾何自始至卒爲時日幾何然後措置金錢督率減獲主人乃可課日受成今當事者漫無成算籌邊者徒見周章日日徵兵尚苦張空拳以抵猛虎時時議餉尚苦鑠虛釜以計朝餐築室道傍議論愈多爲弇國中神氣愈削昔唐討淮蔡裴度身自請行夏人犯宋韓琦范仲淹自請行邊身爲制使蓋傳聞與指實不同懸

算與當境有異謂宜擇遣大臣一員親自出
關會同經撫督餉按臣商確方畧凡兵食數
目戰守機宜孰爲最急孰可稍緩何法可以
整頓何年可以結局俱要從長計議務使次
第之情形如黑白洞了中外之氣脉如左右
手相照應而遼事庶可爲也職謂規模之當
議者此也賞不當功罰不蔽罪卽堯舜不能
治天下彼漢宣僅中主耳一信賞必罰便成
神爵五鳳之治迨漢元優柔不斷權入弘石

之手而宣業遂衰今骯髒廢頓紀綱盡壞致
任事諸臣轍轍相尋以觀望爲良圖以推延
爲得策以忍耻爲上計以誤國爲小愆致令
人有不雪之憤鬼有不償之冤國有不伸之
法噫可痛也往且勿論卽如本兵何官乃屢
被白簡屢邀

明旨就中機殼如見肝肺說者謂

皇上責成之非懈留之是矣乃責成何居所以副
責成者何在急則如亂繩縛空緩則似開眼

作夢司馬片地豈人臣得藉以相機藏躲且
溫綸數番豈

皇上偏用以自誤封疆乎謂宜信其

明旨嚴責以居中調度接濟兵馬效則許以奮翼
贖垂翅之罪不效則必以折足授滅頂之凶
庶任事者人人知只有擔當一路更無躲閃
別法庶幾法伸而事集職所謂責成之當議
者此也此外則莫急于遴將材矣職觀今日
徵兵索餉已無所不至募勇士赦罪帥亦無

所不至然而中朝不聞隆推轂之舉闔外不
聞慎登壇之選亟于治兵而緩于議將職不
知其解也夫君不擇將以國予敵自古善將
兵者惟韓信能多多益善雖以漢高神武不
過能將十萬今遼陽將添兵十八萬此十八
萬者不得大將節制之恐不有涇原之變必
有苻離之潰自來名將或起于卒伍或藏于
草澤其一種鷹揚之氣原易識辨當事者果
能虛心採訪破格尋求天下之大豈患無人

昔燕昭築臺致士而卒得樂毅諸人以報仇
雪耻豈堂堂天朝而智不出此宜

勅兵部轉行天下巡撫及邊方將領衙門但有機
畧出類力敵萬人者卽具疏奏聞官給文憑
路費咨送到部驗試果真卽併註薦舉姓名
俟有功併叙武官與斬敵同功文官以卓異
優擢而將材不難致也此外則莫急于重職
方矣今談邊事者皆知重將帥而不知將帥
不得其用總由職方不得其人年來寵賂日

章武弁爲甚叅遊總備半屬夤緣遷調推陞
皆有常價徒使英雄短氣乳臭貽譏竊念國
家文武並用原無躋重况時亂先武尤屬喫
緊今後職方司官宜照吏部司官例嚴加諮
訪必其人清慎端方熟于邊事者方許推用
其後來升擢亦照銓卽優轉京卿儻能周知
將材久任成功不妨更加優擢庶幾紕漏一
洗債帥可清以壯干城之寄而收師中之效
此今日要着也其次則莫如議覈實矣國家

設一官卽有一官職掌署一事卽有一事功
課近來庸庸者謂之老成特重明作者謂之
見事風生體面愈重功令愈輕幹辦愈拙彌
縫愈巧卽如兵馬錢糧何等大事而亦多有
名無實兩無着落徵賦已無處不騷擾乃未
解者如望梅止渴而已解者如擔雪填井調
募已無處不空虛乃未出關者如團沙爲飯
而已出關者如抱薪救火此立盡之術也
皇上未始不嚴加申飭猶未見實實課成儻復耽

延歲月必致再悞封疆職謂今後論兵必以
到邊克伍果堪操練爲率論餉必以士飽馬
騰果能接濟爲率論兵甲器械必以解至軍
前果堪利用爲率其或兵堪操練而失伍未
覈餉能接濟而漏卮未塞器械堪戰陣利用
而軍容不整則彼中自任其咎宜嚴飭在內
部院巡視在外經督撫按嚴加糾覆盡以實
數上聞其虛張影射無裨邊計者罪勿貸其
有貪殘冒破罔念國恤者罪勿貸誠覈實如

是而不足增敵愾之威以固吾圉職不之信也其次則無如議險要矣職聞善守者守其所必攻昔金兀朮渡淮曰使宋有數千人守此我豈能飛渡哉南朝可謂無人矣蓋兵未有不爭險要者也遼陽爲

神京左臂其存亡繫京師安危不待智者知之內外臣工當合心以應經臣俾經臣得一意以守遼陽不再計矣第逆酋潛伏穴中已及半載蓄鷲一逞必若颶風暴雨其鋒不可當

書通考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且西夷乘釁亦虞突發則山海關之防守尤不可不預講也山海爲

神京東來第一門戶且其形勢一面臨海一面阻山設伏用奇政在于此此地宜預蓄精兵以防猝發如李左車之畫井陘且職愚以爲練兵衙門宜專設于永平薊鎮之間令其外可爲廣寧聲援內可以策應

神京而復多築堡塢以徐講四境爲守之意或亦一勝算也然此時欲收拾人心則邦本不

可不重也欲激發人心則赦令不可不頒也
古稱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未有失民心而能
爲國者如尹鐸之守晉陽至沉竈產蛙而民
無叛志張巡之守睢陽至羅雀掘鼠而士氣
愈堅凡以得民心也今軍興賦重剝削之令
日下君民之誼愈睽人心一解便費收拾况
畿輔之地逼近蕭牆尤宜倍加培養今十室
九空民心已棘兼以轉輸絡繹雖皮骨空存
而精髓已竭且遇援兵所過之地虎狼餘吻

書通石畫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鷄犬靡寧宜亟令有司加意撫恤毋得更生
事端以益瘡痍至兩河地方戎馬生郊百姓
痛苦更甚尤宜竭力保護卽徵索車輛勢非
得已亦必多方設法無致騷擾動衆總之民
窮財盡宇內皆然調兵加派所在羨沸急宜
勅諭天下有司曲加撫字務要十分節愛以留元
氣不得乘朝廷加賦因而多勒火耗反爲掣
尅此今日收拾人心一大關鍵也昔唐德宗
遇朱泚之亂陸贄勸以收拾羣心莫如赦令

當時詔書宣布雖驕卒悍將無不流涕識者
曰人情如此賊不足平可見王者感人最爲
神速今九重

天聽愈高人情鬱結日甚以致天災示厲玄象告
凶小醜肆毒中外震驚不可謂非民愁之應
衆怨之徵謂宜急命詞臣草詔罪已布告中
外宣示朝廷所以不得已而用兵與不得已
而加賦之意務使

聖明哀痛之誠子惠之願令讀者明白曉暢感極

涕零躍然思奮此今日激發人心一大機括也以上數款或諸臣之已言或衆議所未及而參酌時勢頗似緊要儻蒙

皇上留神採覽設誠致行此

宗廟社稷之福亦職區區忠于

陛下之職分也乃職杞憂更有甚者憂不在邊鄙

而在根本也

皇上之意日內而事漸外可憂也

皇上之事日外而

旨漸內可憂也用人行政不能得而持祿養交偏
得之去佞黜邪不能得而沽寵鬻權偏得之
皇上英明天縱萬萬無旁貸之理然而養癰乘內
形跡偏符叢神暗假揣摩多中職愚以爲

中旨終不可不慎也恐千丈之堤潰于蟻穴而一
指之障不見泰山也且恐煬竈者弄其猾手
而媚竈者營爲倖竇也職愚不識忌諱且奉
命衡文陛辭在邇聊抒犬馬戀主之忱如此

○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爲遼餉議數原多派數原

少支借將盡萬分可虞謹申諸臣前議懇乞
聖明特勅內外臣工同心共任以濟危迫事照得
遼餉一歲用八百餘萬專計臣部本折糧草
車牛船隻輸運各項之用而言也臣部加派
止于四百萬少數一半以人計之遼兵一半
之枵腹也以時計之遼兵半年之枵腹也一
皇土人一日不可令乏饗餐尚可任一半之少乎
如臣部所發運銀兩米石運軍實受之矣其
運米陸用牛騾水用船隻及牛騾日食料草

船隻催募舵工所費金錢遼軍不得而食也
是其費在餉內而用在餉外日來淮上造僱
船隻苦於無銀且云沙船水手僉欲散去天
津頭運將發苦于無價山東派數既多苦于
無船去歲商人召買已完苦于無值陸運糧
到山海未能出關臣與贊理司官仰屋束手
臣爲本部官也知本部匱乏無可支撐旣慮
其多于本未免誦于折也而不足于舟車慮
其誦于本也臣之心計兩窮焦勞欲歿乃近

見臣部疏稱各省直加派銀兩俱爲募兵用
盡臣不勝驚懼欲絕設使臣部加派果有餘
于計數之外總是公家借之何妨今縮于計
數之半尚堪分用之乎使臣部計處搜括之
方未盡則臣部當爲講求今加無可加搜無
可搜而分者如是更將何以益之乎轉盼十
八萬兵齊集之日也八月間餉不能繼變不
在奴酋而在十八萬無餉之兵矣剥床以膚
第一可慮而容悠悠忽忽不爲計耶臣愚以

天下有一定之職掌有當體之事機有共任
之勞怨如本折糧餉草料臣部司之安家馬
匹器械舟車各部司之斯一定之職掌也然
如遼左無馬矣而馬價未至可坐視不爲買
乎無車砲矣而器械銀未至可不爲借備乎
驛站設有車牛矣遇火器衣甲解到可任其
不運乎勢在燃眉不容稍緩斯當體之事機
也若各省直則不然各省直原設有各部錢
糧其間災傷拖欠者固有然報完者亦多彼

言通石畫 卷之四十一 三十六
小民輸納之時有司徵派之際原以條編一體行之先解其考成緊要者其餘詎無以稍緩而那用者詎無以年久而未解者詎無吏胥浸漁者與其日相持議曷若各部各爲清查俱條編內總完之數也缺官柴馬項數雖不多比如官不缺此項卽重大災傷不可少也何獨官一缺而柴馬遂不可問耶絕軍變產一項比如軍不絕則軍裝之費里甲任之何獨軍一銷而原產遂不可問耶弓箭弦條

一項臣在江右因臺臣顧慥有改折之議自
四十一年以前者行造四十一年以後者臣
槩不敢輕造矣山東軍器臣以災荒之後自
四十三年以前者有造四十三年以後槩不
敢輕造矣種種錢糧昔一一搜括稽查必不
能少佐公家之急而臣經過地方問近日買
弓箭馬匹安家等費無一不借于新餉爲何
名耶同舟遇風之秋各部查應解未完之數
而以功令繩之斯共任之勞怨也其臣部當

行考則漕糧之預截夫漕爲軍國命脉何敢
輕言第加派搜括已窮召買無資而截漕一
石可免召買一石之價勢不得不請于此前
者總漕大臣查東征舊案船隻應江浙二處
協助臣已疏明覆允茲于江南浙省僱募船
隻恐難猝應莫若以見在兵船每處徵發三
四十隻每船止留舵工水手期于足用加以
安家行糧撐駕而來尤爲省便而卽以本省
應解漕糧截留裝載由海徑達淮安卽同淮

安原議截留漕糧三十萬石或一半由海赴蓬萊以一半由膠州起陸至昌邑淮河入海而多助山東以船蓋渡船既不可行則淮沙二船不得不爲多僱而所藉江浙二處船隻可以濟運所截漕米又可濟糧誠計之兩便者再請于頭幫漕米擇其乾圓潔淨者預行天津司道截二十萬石于天津以備來春之運所當亟行者一近見臺臣欲開遼餉事例以一新一舊間選其法極爲曲盡在山東准

全書通考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納糧料在淮揚准其納舟或納舟價在天津
准納舟納車并納糧運之山海關納于山東
淮安及山海關者每百兩准減二十兩納于
遼東者減三十兩其光祿鴻臚增員中書加
銜此二項巨室樂納者多且原是資途積俸
所加不過廣而速之耳暫爲通融似亦無妨
也如納

誥命以廣子孫之心或將領募家丁以爲效用之
地諸臣前後條議刊一書冊播之各處所當

亟行者二又如滄海桑田沿海近地聞尚有
河清之沙田近畿輔者民間拋閑田土尚有
可招開之屯地州縣有司興利勸建橋梁館
琳宮梵宇緇流羽輦不過以陰騭功果之說
動人如鶩矧濟國家之急難救遼左之生靈
孰有大于此者而若捐助若勸借若稅契若
優免若倉穀言之益詳行之益緩其捐貲助
餉及州縣之首倡義舉自處加派者一二而
外不見其人則勸懲功令未實也又如首開

海運已著成效召買牛騾徑運糧料僱募水
手董理船隻日來慕義效勞頗有其人而臣
獎勸之法甚微陸運者用其力海運者用其
命須于功多者准一職銜管事則人心競赴
尤借于吏兵二部鼓舞之微權也所當亟行
者三臣願諸臣不分兵食不分內外而

皇上亦不當分

官府內庫錢糧或緩解一年而徐爲補進或解其
鋪墊而折其錢糧

皇上一轉移間勝臣工之千倍也所望

皇上之亟行者四至于海運天津山東運船齊發
抵岸有期而抵關之糧積貯至數十萬全賴
過關車牛分發各道委官驛站用心餽養念
此一牛也費多少疏咨費多少徵派儻致倒
踏何徑以達抵關抵岸之糧臣以爲芝蔴灣
運道開也則車牛之力當多併于海蓋遼陽
二道秋冬專主陸運也則車牛之力當多撥
于寧前廣寧二道各爲政而力任之其擺撥

之法不妨與車牛並行第目前苦無閑軍止
于海州鞍山一帶暫行以濟車牛之不逮可
也屯田之法不妨與海運並舉第目前兵多
餉少若干一十八萬兵中揀汰而稍減其糧
以爲屯田則可收來歲之用若別添軍以屯
則先慮所添之餉無從出辦自古及今戰守
之策無如屯田虜勢匪茹以加派轉運供目
前而兼屯種爲持久合兩者方爲完策也容
臣與諸臣等徑行應題請者另疏題請其以

上諸議臣再四言之者而言之未見其行行之未見其效臣爲此敢不悻煩聒伏乞

皇上軫念遼餉重大

勅下臣部與各部大臣同心定計今歲兵餉本折舟車運糧應用銀若干此外募兵買馬噐械應用若干共計若干以後每歲舟車噐械旣備募兵已完止該用若干如此議爲定額臣部應若干見今加派若干各項搜括若干各部查刷每年應解未完若干事例可得若干

有無與議數相合其不足者當合辭以懇於
皇上嚴令以行于各省直庶兵食相符免致臨期
掘井無及也以後各省直借用新餉俱要申
請明白逐款請補毋得徑自輕動其臣疏所
議截漕事例及從前諸臣條議諸法一一乞
速賜

明旨見之實政嚴以考成之法海陸二運應發舟
車則省直各司道任之抵關抵岸之糧及已
發車牛則關外各司道任之毋致推悞在上

位者惟同心以濟事在下位者須破格以用人如此方爲有濟不則兵多而餉少何以給兵餉少而價多何以足餉脫巾之變萬萬不能免臣當先束身待罪司敗以聽

皇上之處分而已遼左安危在此一舉而臣之一身不足言也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蔚題爲邊鎮告急帑藏空虛懇乞

聖明速補遼餉以固人心以保封疆事臣巡視太

倉銀庫者凡三矣

皇上初年老庫蓄銀尚至三百八十萬連年費用不貲至己酉年止存銀十三萬于今日又止八十餘矣昨細查各鎮應發年例銀數自四十七年以前少欠額數尚一百六十餘萬今年春季三月又該九十餘萬俱以庫無銀兩分毫未發各鎮差官長跪哀求恐鼓譟之禍近在眉睫而遼東三次差官該領銀六十萬兩今庫中欲湊十萬之數而不可得司庫之

臣仰庫長嘆無可奈何本折並匱軍逃馬死
經臣熊廷弼慮遼禍然眉哀控

皇上以爲軍士冀旦夕之命甚至欲求罷斥嗟嗟
事勢迫切若此太倉之不能供應若此臣謬
叨巡視目擊心維五內如焚有不能一息少
寧者夫兵猶火也不戢還將自焚錢猶水也
泉源遞相流注故聖帝明王家天下而府四
海自應用之不窮矣卽有事而動兵與計兵
而處餉額設常令其有餘懼或有不足而別

生不測也况逆虜平陵存亡呼吸一軍饑則
扞禦難前一賞遲則軍心不奮士難前而心
不奮將欲與之馳驅固守必不得之數矣况
啼饑號寒則必呼庚而呼癸賞弛罰廢則必
衆叛而親離敵乘于前衆潰于內瓦解土崩
勢所必至昔唐德宗時涇原節度使姚令言
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冀得厚賜見惟糲食
菜飯犒師也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
敵而食且不飽安得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

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
甲鼓譟斬關而入大駕蒙塵東幸陝州幾亡
社稷此千古之明鑑人人所共知亦人人所
皇上聰明仁聖何事不洞燭獨不知以此爲炯戒
而肯蹈其覆轍爲萬世所竊笑乎當此逆奴
狂逞主憂臣辱邊臣哀懇太倉莫應之日加
派分用將盡外解勢難猝至西江之水不救
近火中外告匱旦夕難支于萬不得已之中

爲救性命之計必

皇上先發內帑百萬以救目前俾邊庭諸臣得有
所資藉以爲展布庶賞罰獲行士氣可鼓一
意備禦悉力籌謀可以爲亞夫之堅壁可以
皇上爲李牧之相機將士被澤必將曰今茲
聖上誠軫念遼左而恤吾曹也有不賈勇爭奮期
滅奴而後朝食者乎卽奴酋聞風必將曰今
茲天子已不昔金帛而重賞戰士也亦各動
色相戒歛戢悔禍不敢跳梁矣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雪耻除克機在今日是

皇上舍此無足重輕在遼鎮得此恩深雨露散財
得民利莫過是尚何靳而不爲耶發帑之說
皇上上年不曾發至四十萬乎此後諸臣屢疏以
請堅持不予諸臣無可柰何亦委之氣數付
之長嘆息而已昔宋徽欽汴州財貨堆積如
皇土山金兵圍城今日索金幾百萬明日索銀幾
千萬又明日索段帛幾萬萬甚至內帑不足
搜括民間積蓄以應之卒之青城一入勢不

復返黃金白鏹一掃而空後并以身徇之是
貨財竟何益于國家乎

皇上戀戀若此耶至廣鑄錢之法于南都各省布
屯田之政于畿輔關外特開遼餉事例許其
速選以示招徠及清查州縣稅契勿令欺蔽
以寬有力是計一歲中動可得百十餘萬至
十庫物料折價解部省直班軍暫解班銀每
歲亦不下數十餘萬巡視諸臣曾屢言之蓋
皆身親閱歷有裨國計而無損于朝廷惟在

皇上之速爲俞允斷然必行之耳昨見遼東塘報
謂西虜百要子等已與東夷合謀同時入犯
一攻遼陽一攻海州今遼軍枵腹勢難格鬪
大倉若掃接濟不前脫巾之禍殊可寒心遼
之時勢盖已燃眉而剥膚者特刺其然也而
皇上甚勿吝惜數萬金錢棄遼東因棄京師而直
以天下爲戲也

○湖廣巡撫徐兆魁題爲遼師結局無期遼餉措
處無法懇乞

聖明特

勅閣部九卿科道諸臣從長計議務爲畫一可繼
之法以安人心以便徵解事慨自奴酋倡禍
以來遼陽不宜輕棄卽議兵議餉視拯溺救
焚孰急哉兩載經營謂宜必得勝算滅此而
後朝食乃近閱邸報則兵逃而勢益不振矣
歲糜金錢數百萬而徒養不得力之士將餉
且並竭矣

聖主旣吝帑金雖千請萬請不應計臣專以加派

卽竭澤焚林不辭以此着數而欲固垂亡之
遼抗方張之虜似必不可得之數也職請畧
言遼餉加倍之不可乞調停之法以救焚又
更獻可以助加派之不足爲一簡易之法以
共寬天下供賦之人不知

明主亦能聽乎職自四十六年八月入楚十月卽
接戶部加派地畝之檄查楚地畝實額每畝
三釐五毫只該派銀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二
十九兩八錢零戶部乃據國初未清丈前之

虛數竟坐派三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兩
九錢零職隨具疏請已奉有

旨而部中見事勢轉逼遂置不覆職無奈只得日
督司道府州縣奉行窮去歲之力三十三萬
二千四百二十九兩有奇之數解已將完楚
民望寬之情咸曰來歲庶幾其停止也不謂
前月復接部咨以去歲所解銀兩盡作四十
六年數仍加派四十七年又加派四十八年
又欲于四十八年再加一倍是一年而兼三

年之額楚卽應徵一百萬矣職讀之不覺悚然自縉紳以及士民無不色變膽落惟恐卽有剝膚及髓之患職再三曉諭只勉以一年完一年之額于是民情始定此派雖未奉

旨然部中業已題知二字欲責海內以必行矣職欲默不能竊計國家常賦自條編法行每米一石糧與差歲不過徵銀一兩而完者僅七八分自加派行米一石已加銀一錢五六分矣欲倍則三錢餘矣是常賦只十分而今則

加至十三分矣在往昔縱非水旱之年亦難望小民供完十分之賦在今日當搜括既窮之後又豈能別設法取盈于十三分之供且欲盈于此勢必縮于彼柰何其能兩利俱全也職復計之此一倍法也在派十萬而下省分或可勉強一年若十萬而上必不堪也不獨楚也槩舉兩京十三省之派額已無有多于楚者職願大司農此後第言派毋言倍可乎只一年一派毋兩年併派可乎况楚爲

肅皇帝龍輿之地眼前赤子何一非百年生聚遺
黎在輿情尤覬加恩奈何以援遼一着遂令
楚惴惴焉恐皮毛之俱盡也然事急矣加派
之外亦無復可搜求矣職謬有所獻似衆擎
而力易舉亦恆情之所甚安可行之一年亦
可行之數年借以易加倍之法謹列于後

一曰派人丁之銀國家二百餘年生齒甚繁極
大縣丁盈百萬其次不下數十萬或十餘萬
誠令每家男子自十五歲而上人各輸銀一

分無論貴賤皆然惟獄囚孤老丐乞始免其銀惟在賢縣官責成于里長里長責成于排年沿門而查十日內一縣之丁數可盡得又十日一縣之丁銀可盡完然猶恐不本縣官將多作少則又以丁數之覈實責鄉約排甲與鄉官士類之賢而又立爲鼓舞之術撫按牌行至日縣官能一月二月解丁銀至府者特薦三月四月至者獎五月至者免獎六月七月方至或因而尅落者劾如是不出半年

而各省數十萬十餘萬之銀悉至太倉矣此
與加派需之終年而後得者孰易且孰速况
民間材落多有公銀歲歲但以供迎神賽愿
演戲等費償能移此以充丁銀爲力更便且
合海內人人藉是以盡急公其餘名義又甚
正也伏候

聖裁

一曰扣宗室樂輸之銀楚宗貧者多舉債富者
多放債而楚祿之放去歲秋冬之銀今歲夏

季始得其中爲利息扣去十無六七得全每
遇放祿之期應十兩而止得四五兩者三四
兩者或全無者于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今
據諸宗告稱情願每百兩扣五兩助餉但得
秋冬之銀于春季卽發其中所存利息甚多
大約楚祿一起放銀多至四五萬兩每百扣
存五兩卽每起可得銀二千數百兩在楚一
藩可行在別藩無不共以爲可行總之所扣
每歲可得六七萬兩且放祿之日卽係扣銀

之日不待徵而見存也伏候

聖裁

一曰議撫按司道府州縣加助之銀巡撫巡按
每歲除解京贖銀或七千兩或千兩此外能
節交際之餘尚宜有所助合無撫按每年各
加助銀一千兩左布政八百兩其餘司道各
二百兩大府州縣各一百兩中府州縣各七
十兩簡僻縣各三十兩自以爲力不能者免
其銀俱限每歲六月以前解部此銀亦不待

書通石畫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徵而如期之樂輸便足徵急公之大義此而不勉又無爲貴臣子矣伏候

聖裁右三款職不揣迂拙似覺可以佐加派之不及其最可行者在丁銀此銀當以四十八年之總數爲準如覺太多則明年加派之銀可量減或尚少卽戶部湊挖之力亦不甚勞但願目下得固遼陽不亡六七月後丁銀便可接濟至于大兵旣集屯田漸興卽足食持久之策已在掌中何至日久慌忙又何患掃穴

犁庭之數不立奏也若先發內帑數百萬稍紓目前之急此實

聖主自爲

宗社計何俟臣子輩嘵嘵爲請哉

○原任湖廣襄陽府推官何棟如題爲三世四受國恩請纓勉圖報效事職祖先臣何汝健父先臣何湛之叔先臣何淳之職復承乏湖廣襄陽府推官在任一年有半以礦稅被逮繫獄四年已蒙

恩旨放回

皇上不殺之恩曲成之賜卽粉身碎骨無可爲報者不意建酋無知以李成梁殺其祖父之仇報復于四十六年之後覆軍殺將掠地攻城幾無虛日且改元天命儼然以大金後國自稱而浙江奸民徐秀峯爲之謀主叛將李永芳佟鶴年父子爲之鄉導以致勢益猖獗打船造車將欲水陸並進長驅中原圖謀不軌而天變地震人妖物怪又駢聚于一時職不

勝杞人之憂朝夕皇皇仰天嘆曰安得

聖天子宵衣旰食于上百執事開誠布公于下使
群策畢集群力畢用滅此而後朝食乎兩年
以來作用如故近且以移兵攻朝鮮告矣職
又不勝及溺之懼用是敢請于朝除遼陽之
事有熊廷弼經畧于外不具論若干三輔要
害及河南山東咽喉之地假職以備兵之任
容職便宜從事職當招揀天下忠義召募四
方勇敢練成君子軍一營以備朝廷緩急之

用不效則請治職之罪爲人臣說謊欺君者
之戒職讀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卒與敵卒不
練習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此千古
不易定論也今之號稱名將者有一于是乎
不過恃其弓馬技藝蓄養降夷爲家丁勇敢
直前耳曾知練兵之法使軍有紀律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否曾知謀定而後戰寧
鬪智而不鬪力否曾知中國之戰長技在火
與車散則爲陣合則爲城進則可戰退則可

守否皆茫然不知也今之爲士卒者曾練其
心志使知忠君愛國之誠親上使長之義畏
我而不畏敵寧死于敵而不使死于法否曾
練其耳目使知晝視旌旗夜聽鼓聲竒正倏
更起伏中節否曾練其技藝使一可當十十
可當百百可當千千可當萬否皆茫然不知
也如此安得而不敗安得而不全軍覆沒耶
若假職便宜使自擇知兵知將日夜練訓遲
則三年速則一年必能使士卒撼之不動如

岳家軍必能使面中六矢不動如睢陽守將
必能用計盡殺東夷之馬盡沉東夷之船盡
焚東夷之糧草繫建酋之頸于

闕下以洩朝廷之大忿此職素自期許與職友
原任山東僉書臣李呈芬直隸滄州布衣臣
張思仁力所能辦者也然有兵必有餉今司
農告匱急矣以職愚見足餉之策有四一曰
廣鑄錢二曰清海田三曰稅番船四曰還淮
課職查應天府常平倉鑄錢僅一百六十座

爐每年獲利萬金使兩京十三省裒多益寡
每處設爐五百座則一歲之中可獲七十餘
萬次莫如清沿海之田查得福建浙江廣東
淮楊原給煮鹽草地不計其數今已盡成腴
田皆被奸民占種既不納價又不起科天下
安有此便宜事乎原委該管鹽法道令照民
田以上中下三則分派上者出佃價二兩中
者一兩五錢下者一兩將人人爭納恐後可
得價銀四五十萬兩又逐年照田起科一歲

之中可得糧銀十餘萬兩次莫如弛下海通
番之禁查直隸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去處共
計海船若干每船貨若干量頭若干一一報
官查數抽分一歲之中可得餉銀數十萬兩
次莫如還淮鹽久假之課查江西南安贛州
吉安三府自先臣王守仁以餉不足借行廣
鹽九萬九千餘引每年該課銀六萬兩久假
不歸烏知非有宜委巡鹽御史嚴行查覈照
初定制仍令還之兩淮可得餉銀百餘萬兩

或曰鑄錢是矣有不產銅與不用錢地方無
可若何職謂小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用銀
不若用錢之便卽至愚者亦知之只在當事
者設誠致行耳職記張居正在位時南京不
肯行萬曆錢用三百斤大枷枷號遊營示衆
不數日而錢行如流水亦一驗也縱地方不
出銅獨不用銅乎多方招買自當雲集且各
寺觀雲板鍾磬及丈六金身皆可銷鑄職聞
佛祖尚捨身喂虎若以朝廷之威靈告以匱

乏之故求其捨銅身鑄錢活萬軍兆民之命
有不樂從者乎况鼓鑄之權不在官則在民
何如在官者之有大利而無小害也海田佃
矣如煮鹽何不知滄桑代變非一朝一夕之
故職親見淮揚安豐富安各場海濱煮鹽之
處寥廓無垠用之不盡况此已成之田多非
竈戶所有不過奸民假當差之名爲免科之
實耳然無田者未嘗不當差認官田爲民者
未嘗不起科也且分上中下三則納價起科

于民甚便于鹽地無損何煮鹽之足患耶海
禁弛矣如倭冢何職謂倭之來不過通番互
市原無作反之心只海禁過嚴海居民無以
度日勾引入犯爲分贓計又諸弁枉拿通番
互市之倭報功徼賞倭不能平爲報復計耳
儻當事處置得宜彼將樂爲我輸且沿海每
年犯禁令行者不知幾千百艘莫可誰何而
利在民不在官何如官民兩利之爲愈耶鹽
課還矣如粵餉何職查南贛所借三府課銀

廣東軍門收貯自王守仁署兵之後九十餘
年之內該積銀五百餘萬兩不知作何支銷
且粵日羸而淮日縮粵以供一方之餉而淮
以供九邊之需孰緩孰急必有能辨之者凡
此皆不加賦而自足不搜括而自裕者也雖
然此其大畧耳若論本源之地全在

聖天子宵衣旰食于上百執事開誠布公于下勿
以小廉曲謹爲善而輕長駕遠馭之才勿以
便佞軟弱爲能而挫強侃直節之氣勿以姻

婭門生故吏爲便而擯遠方踈節之士勿以
閩浙齊楚中州爲易而棄秦晉吳粵滇蜀之
英如此則群策畢舉群力畢用天下事尚可
爲何憂小醜哉職一腔熱血無地可洒二十
載苦心惟天可控謹用披瀝

皇上之前伏乞

皇上許其新不追其舊錄其長不計其短下吏戶
兵工四部會議施行